《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》

4B 陳梓豪

曾幾何時，我也長困於「孤芳自賞」的處境中，總覺得自己的努力像書頁夾縫裡的註腳，再認真也難被人駐足看見。我總抱怨世界忽視我的光，卻從未看看自己手裡的燈是否足夠明亮。

趁新年假期，我報名參加了一個非遺傳承的計劃，目的是用文章記錄即將失傳的非遺小店。我自負於自己的文筆，根據網上的資料，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，自認辭藻詳實，內容飽滿。可數周後，我的作品只等來一句批語：「炫技之作，只停留於表面，卻沒寫進木頭裡的人生。」

看著那幾條冰冷的批語，我心底不由得湧出一股委屈：我明明花了那麼多時間，付出了這麼多努力，為什麼卻沒人欣賞？那種不解與失落讓我動了放棄重做的念頭，自嘲反正做了一切都無人在意。

抱著最後一點不甘心，我推開了那家非遺木雕的大門。午後的陽光斜斜照進店裡，裹著淡淡的樟木香，店主陳師傅正坐在工作臺前，低頭打磨一塊巴掌大的桃木，手裡是剛做好的魯班鎖，榫卯咬合得嚴絲合縫。我忍不住向他訴說了自己的經歷，抱怨自己的付出無人問津。

陳師傅聽完笑笑，看著手中的魯班鎖：「這個鎖我做了一週，光挑選木材就花了一天。它做好會被送去展廳展覽，人人會誇讚其榫卯精妙，可誰又知我的努力呢？」他又指了指工作臺旁的木櫃，裡面全是奇形怪狀的木雕，有些甚至殘缺不齊。「我年輕時也想靠手藝名揚天下，可後來才明白這木雕的技藝之

難。若沒有千百次嘗試，日以繼夜地鑽研，又有誰能知道我的名字呢？」我看著他那雙因操勞而龜裂的手，心底的不甘早已全無。

夕陽把我離開的身影拉得很長，我失神地走在路上，回味著離別前他最後一句話：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當把「使人看好，奪得名利」作為努力的目的，就會忽略先打磨自己的能力。

我終是放下「被看見」的執念，每天泡在木雕店裡，聽陳師傅講木頭的奧妙，記錄那些藏在木工裡的溫暖細節。我再一次提交了稿子，裡面不再有堆砌華麗的辭藻，只寫下最真誠的文字。

最終決賽上，我的作品被評為「匠心之作」，放到了網頁最顯眼的位置，受萬人瞻仰。我也愈發明白陳師傅的離別之言：人生如榫卯，要用心打磨才會有溫潤的光澤，不必焦慮無人欣賞，只要做得足夠好，自有清風明月來赴。

評語：寓理於事，文質兼備。